

收获与检阅

——第十届四川文学奖长篇小说获奖作品综论

□ 杨献平

第十届四川文学奖长篇小说奖颁给了《苔》《北京到马边有多远》。前者以“年轻的老道”获得好评。后者以时代背景下的主题书写而获得殊荣。说“年轻的老道”是基于周恺长篇小说的架构上,年纪轻轻,却出人意料地达到了有些“惊艳”的文学效果。该部长篇小说写的是晚清年间,四川嘉定有一个经营福记丝号的李氏家族,家财丰厚的李普福因为膝下无子,听闻桑户刘基业刚生了一对双胞胎,便雇刘来他家做管家,并收养其中一子,更名李世景,另一子留在家中,名为刘太清。不同的家庭,导致兄弟二人的人生与命运从此迥异。《北京到马边有多远》的书写背景设置在脱贫攻坚这一时代“伟大工程”之下,中央省市三级纪委监委扶贫四川乐山马边县,年轻大学生林修,由中央纪委机关到马边县雪鹤村任第一书记期间,对当地村民村情的体察,以及工作上的共鸣与团结互助,在挫折之中奋进,扭转与推进脱贫攻坚工作的故事。

每一部优秀的作品,必然都会取材或者映照一个时代。时代既是一个历史名词,更是一个实在的人间场域。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对象,永远是这个人这个主题,呈现世道人心,用典型化和艺术性的方式,深度挖掘人性的复杂和幽邃,以及人在特定时期和“环境”之中的各种极端与社会表现,是小说乃至一切文学体裁不变的方式方法甚至终极目的所在。在周恺的长篇小说《苔》当中,娶了六房妻妾,但无男性子嗣继承家业的李普福,以盛大的方式还乡,但掩盖不了他后继无人的现实和精神困境,进而不得不过继他人之子来为自己续后,但最终不得不遵循历史大道由盛而衰的书写与刻画,包含了强大的隐喻性。无论是李普福,还是李世景和刘太清,以及直接或间接地,与他们发生各种纠葛的人们,都在不断激荡、变幻的时代背景下,逐一消亡,同时也在不断涌现。这种生与死的更迭,是人间的常态,可在

这些常态之中,诸多的人,总是会被时间与时代,不断塑造与篡改。

隐喻是文学作品当中最有张力的武器,周恺深谙其道,且在具体的写作当中,表现得不露痕迹,且能够让人感到一种力量,应当是该部小说亮点之一,而其对于过往年代诸多地方性文化与风俗的重新拾与“运用”,也使得这部作品具有了更切实和牢固的现实根基与借力丰盈自我之作的艺术粘合力。相对于《苔》历史穿透性,林雪儿的长篇小说《北京到马边有多远》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中心与偏远、自我与他人之间关系重建或者说重塑的深层视角,即,林修之与马边雪鹤村是遥远的,从都市到农村也是遥远的,而这种遥远的关系,并非距离,而是林林总总的人心和地理、文化上的阻隔,以及他们基于个人现实在某些事情上的选择与表现。其中的王太因、李芒、惹草儿、鬼针草和那位毕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思与实现利益的方式,也都有令人喜欢的一面。可以说,《北京到马边有多远》,基本上写活了这一群不同文化及其生活环境的人们,以及他们轨迹各个不同的命运与现实痕迹,同时也有力地体现了脱贫攻坚这个主题。

纳博科夫说,小说也是一门科学,一个好的作家,应当是教育家、魔法师,而魔法师尤其重要。我理解的意思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首先是具有现实感召力与艺术上的独特与超越性的。在我看来,长篇小说就像是建造宫殿,其中应有尽有,做不到环环相扣,就得有一些趣味。而散文更像是站在群山之巅,眺望莽苍群山与无尽长河。诗歌似乎与建造高塔更有相通之处。本届四川文学奖参评的30部长篇小说当中,贺享雍十卷本的《乡村志》,杜阳林的《惊蛰》,张生全的《重返蜀山》,李美桦的《凤凰春晓》,刘基甫的《算尽天机:西汉历家落下阕》,李飞熊的《没有终点的列车》等作品也颇为引人注

目。面对大地,书写乡间人物,尤其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农村和农民的现实生活,始终是一个宏大的文学现场。贺享雍始终关注和观照大地上,总是匍匐向下的人群,他们的喜怒哀乐,尤其他们的各种递进与嬗变,扬弃与新生,在贺享雍的笔下和作品当中,都有着极为生动的文学呈现。

杜阳林的《惊蛰》出版之后,即受到好评。小说主人公凌云青在苦难中经历,又在经历之中自我奋发,体验人世磨难和诸般人心,从而改变了自身的命运。这种以励志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在当下显然具有积极意义,也体现了一个人应有的生命质量与精神向度。张生全的《重返蜀山》也聚焦乡村振兴这一主题,涉及家庭、亲情、邻里等等常见的复杂关系,把贾有伦、钟成、平和、黄昌婆、贾队长等人物写得有声有色。李美桦的《凤凰春晓》对乡村教师倪万喜的塑造也颇为生动饱满。作为历史小说,书写落下阕需要更多的历学和天文知识及传统文化的修养,刘基甫的《算尽天机:西汉历家落下阕》语言讲究,结构圆润,也颇为难得。李飞熊的《没有终点的列车》则体现了一种先锋气质,文本也颇具实验色彩。

第十届四川文学奖长篇小说奖既是对三年来本



左起:获奖作家周恺、林雪儿(代),颁奖嘉宾四川省政府副秘书长刘全胜。

土长篇小说总成绩和总“效能”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检阅,也是一次难得的自我审视。长篇小说无疑是最考验作家之思想境界、精神向度与文学艺术能力的。从本届四川文学奖来看,四川小说家的创作实力大幅度突显,层次结构上日趋合理,形成了前后衔接,左右簇拥的持续向上的态势。但对全国的长篇小说创作来看,长篇小说更应在“时代”“人民”“大地”为关键词的现实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创造力作和大作。当然,作家的现代意识、当代思考、思想境界,以及在文学上创新和创造能力更其重要。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既然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那么,每一部新作也应当是自我超越,且拥有独立的上升光芒的。

(作者系作家、诗人,第十届四川文学奖长篇小说组评委)

书写最有价值的人生

——第十届四川文学奖中短篇小说获奖作品综论

□ 牛放

从红地毯上走进颁奖会场的那一刻,一个作家的艰辛劳作流下的所有汗水便化作荣誉和慰藉,每三年一评的四川文学奖,第十届的中短篇小说共评出3篇获奖作品,即:王棵的中篇小说《从同志到先生》、格尼的《一壁青苔》和贾飞的短篇小说《远灯》。这三篇小说题材各不相同,但都是三年来四川中短篇小说中的优秀作品。

中短篇小说普遍被认为是作家构思创作长篇小说的练笔之作,其实并非如此。我们不能轻视中短篇小说的创作,只有文学素养达到一定高度,才能真正创作出有深度、有高度的中短篇小说。

第十届四川文学奖中短篇小说奖的申报作品较之以往,质量和数量都有很大提升,基本上囊括了四川作家群三年来发表的优秀中短篇小说,表现出了文学川军的风采。

青年作家贾飞的短篇小说《远灯》,是关于重生的故事。这种重生不是好莱坞科幻生化人简单的死而复生,两位发小在监狱这一特殊环境中相遇,纯真无邪的童年生活抽丝剥茧般地慢慢再现,与残酷艰辛的成人世界形成鲜明对照。饱受生活困扰的主人公在朋友的鼓励下迎来新生,作品书写人的蜕变与人性的蜕变而回归纯真。小说如涓涓溪流般娓娓道来,人性的真善与奸伪纠缠交锋。作家精心编织的双重文本叙事,构成反差与冲突,将读者带入作家设置的故事里。文学如灯,照亮黑暗前行的路径。小说很强的思想性和问题意识,以及艺术地兴趣植入,都叩击着当代青年的心灵。

贾飞是这届中短篇小说获奖作家中年龄最小的,其驾驭小说语言和结构的能力却表现出与年龄不相匹配的成熟,《小说选刊》在选载他的这篇小说时也特别看重他的与众不同。

新世纪以来,青春文学随着九把刀、尹丽川、明晓溪等登上文坛而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1985年出生

的稍晚于他们的四川作家贾飞,于2012年至2014年陆续推出了长篇小说《中国式青春》《除了青春,一无所有》和《蓉城之恋》“三部曲”,引起中外文坛强烈反响,而一举成为中国青春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中学时代的憧憬与反叛、大学时光的浪漫与迷惘,以及踏上社会后的恋爱与婚姻、理想与事业的冲突和困惑,表现得淋漓尽致,写出了“80”后一代人成长的欣喜和痛楚,由此彰显出贾飞青春文学的横溢才华与鹤立之势。他为了更成熟地书写,主动脱离势头正旺的青春文学圈层而进入纯文学写作,在《四川文学》默默做编辑几年中,不动声色,几乎编辑部和作协从事纯文学创作的作家都不知道贾飞在外的“大腕”盛名。短篇小说《远灯》是他以纯文学笔法嫁接青春文学创作的一部作品,摘取了本届四川文学奖,可喜可贺。另外,贾飞还以《远灯》为题,新近结集出版了他25岁以前创作的18个短篇小说。

王棵《从同志到先生》是一篇中篇小说,作家将笔触毫不顾忌地直击军人“自主择业”这一热点与痛点话题,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担当和冒险。小说对军人“自主择业”这一过程中种种复杂、敏感的现实问题和情感纠结都有着细致的描绘。

王棵作为新生代军旅作家,军人身份与经年累月的军旅生活已经赋予他独特的情感记忆和文化心理,塑造了他迥然特异的命质地和生活本色,虽然他离开了军队,已经置身于烟火弥漫的城市中,但军队、军人和军营的生活如此真切地就在昨天,他的注意力完全无法离开军人这个特殊的与自己千丝万缕纠缠不休的团队。切身的体验、真实的细节、精心的描述,作家写出了诸多现实的境况和问题,塑造出具有改革勇气、责任担当和中国精神的新时代军人形象。王棵又一次通过小说拯救了自己的灵魂,当然他还将继续跋涉,继续在军营中和军营外爱着军队,爱着战友。

女作家格尼的《一壁青苔》于平和中蕴藏巨大能量,知微见著,以小见大。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引发连锁反应,作品以婚姻为题,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文笔,摘下生活中种种虚伪的面具,上演现代人的情感悲喜剧。在作者看来,只有真实地面对自己、面对生活,才是最有价值的人生。

格尼是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的新时代女性,她的身上有一种骨气,是一种不折腰不献媚的那种骨气,这很难得。这种骨气需要养,有了这种骨气就能看清许多看不清的事物,这一点对作家格尼很有好处。胡适在《论短篇小说》中说:“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之充分满意的文章。”中篇小说也适合这个理论,格尼在她的中篇小说《一壁青苔》就是选取了生活的一个横截面,对细节进行精雕细琢,而使之成为了自己笔下的一件闪烁着光辉的“艺术品”,造成一种生活扑面而来的气息,而又掩卷不能释怀的沉重感。这是女作家特有的细腻和敏感,关键她叙事的分寸和温度拿捏得很准确。

中短篇小说篇幅小,能量却不小,很多宏大的主题在中短篇小说中都能得到充分体现。中短篇小说对



左起:颁奖嘉宾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电影局局长王红芯,获奖作家王棵(代)、格尼(代)、贾飞。

宏大问题的反应与关注更具张力,更有穿透力,更能集中力量触及问题的要害和本质而能入木三分。

此次评奖,收到的作品质量和题材都是可圈可点的,譬如甄明哲的中篇小说《理想的床》,杨虎的中篇小说《山吼》,蒋兴强的中篇小说《隔单》,还有阿贝尔的作品都是不错的,可惜评奖名额有限,也跟所有评奖一样,只能留下遗憾了。

四川文学川军已经出发,他们以自己的才华与担当,摩拳擦掌,努力攀登中国文学的高峰,这也预示着文学新时代的到来,它们自身的文学史意义和价值也会伴随其经典化的过程被不断表达,也必然可能成为中华民族文学的新高峰。

(作者系作家、诗人,第十届四川文学奖中短篇小说组副组长、评委)

